



The Invisible
Mountain
Carolina De Robertis

看不见的山

[美国] 卡罗琳娜·德罗伯蒂斯 著

陈逸如 译

◎ 译林出版社

看不见的山

[美国] 卡罗琳娜·德罗伯蒂斯 著

陈逸如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看不见的山 / (美) 德罗伯蒂斯著, 陈逸如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2.8

(文学新读馆)

书名原文: *The Invisible Mountain*

ISBN 978-7-5447-2856-0

I. ①看… II. ①德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99790号

The Invisible Mountain by Carolina De Robertis

Copyright © 2009 by Carolina De Robertis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

Victoria Sanders & Associates,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2 by Yilin Press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1-311号

书 名	看不见的山
作 者	[美国] 卡罗琳娜·德罗伯蒂斯
译 者	陈逸如
责任编辑	田 智
特约编辑	王 维
原文出版	Alfred A. Knopf, 2009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11.75
版 次	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2856-0
定 价	36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但是，你为何又返回这痛苦的深渊，为何不攀登那
明媚的高山？而这高山正是一切幸福的来源和开端。

——但丁，《神曲》

这沉默如此巨大，令绝望蒙羞。

这群山如此高峻，令绝望蒙羞。

——克拉丽斯·利斯佩克托，《灵魂的风暴》

目 录

第一部 帕哈丽塔 1

- 第一章 树上冒出的女孩 3
- 第二章 神奇电线与桃源仙境 41

第二部 夏娃 81

- 第三章 声音、脸、酒杯、桌子、字句 83
- 第四章 脱胎换骨的艺术 130
- 第五章 横渡漆黑水面，那片秘密之海 167

第三部 莎乐美 225

- 第六章 众手推动的世界 227
- 第七章 铁兔子和融雪之歌 263
- 第八章 憧憬阳光 311
- 第九章 成千上万的柔软水舌 335

- 致谢 369

第一部
帕哈丽塔

第一章

树上冒出的女孩

莎乐美终于提笔写信时，女儿已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少女。“消失的一切都在某处。”她写道，仿佛物理学能够将时光倒转，挽救母女俩的关系。这是她在学校学到的法则：能量既不会增加，也不会减少，没有东西会完全消失。人也是一种能量，当我们看不见某人时，他只是去了其他地方或换了样貌，有时两者皆是。唯有黑洞例外，它吞噬一切，不留一点痕迹。但是莎乐美好像当它不存在似的继续振笔疾书。

她濡湿的裙子紧覆着双腿，手中的笔动得飞快，好像不受手的指使，频频勾勒草写字母的尖角、撇捺和圈圈，并在锐利的字母，如t、j、y和g的尾巴勾出花结，似乎想把这些字符串在一起，也把母女两人重新串在一起。她写着写着，笔下的圈圈愈勾愈大，仿佛需要更多的绳索，将心底被吹散的东西重新捆绑住，或许不只是心底，还有身边、过去的一切，包括母亲和外婆的年代那些莎乐美从未经历过，却流传下来的故事。这些源源不绝的故事总是不请自来，有时慢条斯理传进耳中，有时却来势汹汹，

足以将人淹没或冲上云霄。有些故事并未流传下来，徒留空洞的沉默。不过，如果消失的一切仍在某处，那么，这些故事必然还在世界上某个隐蔽的角落继续呼吸、发光。



每个世纪的第一天总是与众不同，位于乌拉圭的迷你小镇塔夸伦博尤其如此。罕见的奇迹总是在这里替新的世纪拉开序幕，小镇也因此闻名。所以那天早晨，镇上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，好奇不安地翘首企盼，有人喝得烂醉，有人不停祷告，有人接连灌酒，有人在树丛下亲热，有人倚在马鞍上，也有人一杯接一杯冲泡马黛茶驱逐睡意，等着看新世纪会发生什么出人意料之事。

一个世纪前，也就是1800年，当乌拉圭还不是个国家，只是殖民地时，教堂的圣坛在新年第一天出现了好几大篓紫色浆果。这些从天而降的浆果透熟多汁，足以让全村的人吃两大回合还绰绰有余。圣坛侍童罗武斯蒂亚诺亲眼看见神父开门时，发现耶稣脚底下的礼物热得渗汁。尔后的日子里，他年年都会描述神父目睹这一切时的表情：紫色浆果沉浸在从彩绘玻璃射进来的阳光下，冒着水珠，篮子足足有两个大男人的胸膛那么宽，香气蒸腾得连上帝也要陶醉。罗武斯蒂亚诺花了一整天，甚至一辈子转述当时的现场实况：“神父脸色白得像纸，接着涨红了脸，两眼一翻，突然砰的倒在地上！我跑过去摇他，大喊‘神父！神父！’，他人却绷得跟石头一样。”多年后，他还会补上这么一段：“那味道对他来说太浓烈啦，你也知道，就像是女人性高潮后所散发的气味。可怜的神父每天晚上独守空闺，这下子可受不了，一堆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浆果出现在教堂，他根本消受不起。”

女人、牛仔和孩童都现身享用这些浆果，在教堂听众席长椅上看到蜂拥而来的村民还真令人不习惯。这些浆果小而圆，熟而辛辣，和当地的品种全都不同。当村民都躺下来睡午觉帮助消化时，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太

太站上讲坛，告诉大家她小时候听来的那些世纪之初发生在塔夸伦博的奇迹。“我告诉你们，”她说，“这是属于我们的奇迹。”她的下巴沾满说服力十足的紫色浆液。“奇迹就是奇迹，经常说来就来，却不保证带来你祈求的东西，但你只能接受。奇迹隐藏在日常生活里。”她如实转述前人所流传下来、一百年前（也就是1700年新年当天）发生的故事，大家不疑有他。

话说，那天古老的印第安图皮-瓜拉尼语歌声在空中飘扬，从日出延续至隔日破晓。虽然当时大部分的塔夸伦博居民都有印第安血统，很多人却已经不懂母语。不过，那夹杂喉音，听起来如溪流冲击石砾、水花四溅般轻快的旋律却是毋庸置疑的。人人都听见了歌曲，却无人能找到歌手。音乐在风中流窜，时而缥缈，时而浓烈，时而破碎。

帕哈丽塔还小的时候，就听遍了这些浆果、风中的歌和紫色女人的故事。她不知道瓜拉尼语听起来像什么，她在家里听到的净是塔夸伦博的西班牙语、火焰的呼呼声、刀子划过洋葱的断奏、蒂塔姑姑裙摆摩擦的微响、哥哥的烂吉他发出的尖锐哀号、外头的牛鸣、马蹄声、鸡群的争斗喧哗、哥哥对鸡群的破口大骂，还有蒂塔姑姑折叠、清洁、搅拌、切剁、洒扫和泼水的声音。蒂塔姑姑平常难得开口，不过一旦说起故事便停不下来，不仅掏心挖肺，还严格要求大家洗耳恭听。她总是在做菜的时候说故事，故事从她口中潺潺流出，沾湿所有角落，使得没有隔间的小屋满溢着流动的幽魂。

“你要知道，”她会说，“为什么你哥哥叫阿蒂加斯。”帕哈丽塔一听，就明白又是帮姑姑剁牛肉、炖汤的时候了。她对故事的来龙去脉已经了如指掌，就好像她还没握刀，就已经知道刀的形状。她点头应好，走到姑姑身边，把耳朵张得像井口般大。

“他跟你曾祖父同名。我知道有人不相信，但乌拉圭伟大的解放英雄何塞·赫瓦西奥·阿蒂加斯^①就是我祖父，这点千真万确。没错，他率领牛

^① 何塞·赫瓦西奥·阿蒂加斯（1764—1850）：乌拉圭的民族英雄、独立之父，于1811年率军击败西班牙殖民军，1815年控制全境。1816年，葡萄牙军队入侵乌拉圭，阿蒂加斯持续奋战，1820年战败，退入巴拉圭隐居，度过余生。

仔、印第安人和重获自由的奴隶发动独立战争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办的，下次我再告诉你这段故事。不过他也在一个牛仔之女安娜莉狄亚的肚皮里播了种。这个发长及膝的姑娘做的血香肠，可是黑河北岸最好的。当时她才十四岁，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，但是你甭管别人，无论如何你都得把历史传承下去。看着，帕哈丽塔，把肉切小块一点，像这样。”

她监督帕哈丽塔剁肉，直到满意为止，接着弯腰翻动灶里的炭，身后飘浮着一个透明、留着乌溜溜秀发的女孩，捧着血香肠，睁大双眼，反复挤捏香肠肉。

“这么说吧，1820年的某个晚上，何塞·赫瓦西奥和安娜莉狄亚在兽皮上翻云覆雨，这事正好发生在他被巴西人击退之前。后来他逃到巴拉圭的森林里，从此断了音讯。安娜莉狄亚生了个完美的女娃，名叫雅丝贝兰莎，也就是我妈妈，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吧？她比撒野的牛还健壮，长大后爱上了疯牛仔‘长刀’^①，也就是你爷爷。‘长刀’出生时叫里卡多·托瑞斯，但他很快就替自己赢得更贴切的称号。他人如其名，挥舞长刀的技术无人能及，连天使都甘拜下风。”

帕哈丽塔剁呀剁，看见年轻的牛仔爷爷高举长刀，刀锋熠熠生光，鲜红的牛血从刀口滴落到地面。“在你爸爸和我都还没出生前，‘长刀’最出名的就是他那温柔的嗓子、暴烈的性格，还有百发百中的技术。他驰骋在草原上，挥舞长刀、流星锤^②和套索，追赶牲畜，取它们的肉和皮毛卖到南方的港口，然后到舶来品店买下来自印度和罗马的珠宝等礼物，送给雅丝贝兰莎。可是她不稀罕，把礼物成堆放在家里的角落。对她而言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她只要他陪在身边就好，却因此吃了很多苦。我出生时，她身边一个人也没有。后来她读了翁布树和赛波树^③茶叶揭示的预言，吓得花容失色，因为它们发出了清楚、明白却可怕的警讯——战争四起，每过一季就

① 这种长刀是南美牛仔经常斜插腰际的标准配件。

② 流星锤：牛仔使用的绳索，绳端结有小流星锤，是捆住牲畜的腿使其绊倒的工具。

③ 翁布树主要分布于南美大草原；赛波树又称鸡冠刺桐，主要分布于南美，其花为阿根廷和乌拉圭国花。

产生一个新的暴君，组织军队，歼灭别的军队，称霸后又失势；年轻人相互残杀，将人大卸八块丢给狗吃，血流成河，简直可以染红大地。别做鬼脸，帕哈丽塔。瞧，水开了。”

帕哈丽塔蹲下来，在烧得红烫的锅里放入牛肉。那是新鲜的牛肉，可不是年轻人的血肉。落日将泥地、桌子和兽皮毯照得发亮，点灯的时间快到了。

“总而言之，‘长刀’和雅丝贝兰莎住的乡村饱受战火摧残。不久之后，萨拉维亚家的两兄弟阿帕里西奥和古梅辛多到来。他们在塔夸伦博招募军队，企图推翻当时的暴君，争取独立，并自信可以打胜仗。你爷爷对他们说的话深信不疑，跟着他们离开了乌拉圭，跑到巴西作战。但他绝口不提曾经亲眼目睹的战争，发誓就算要下地狱也不愿提到那些往事，还说连魔鬼都听不下去。所以那些事我们一无所知，但我们确实知道他亲手埋葬了古梅辛多，又亲眼看着敌人把他的遗体挖出来，斩了他的头沿街示众。三年后，‘长刀’连滚带爬回到雅丝贝兰莎身边，一起盖了座小棚屋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，你爸爸和哥哥都是在这里出生的，这也是你哥哥之所以叫阿蒂加斯的由来。”

蒂塔姑姑搅拌炖汤时陷入了沉默。帕哈丽塔清洗刀碗时胡思乱想，脑中净是被砍下的头颅、长长的头发和国外进口的珠宝。



阿蒂加斯清楚记得蒂塔姑姑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。时间是1899年，帕哈丽塔第一次出生，在树和奇迹发生之前。那年他刚满四岁，母亲拉罗哈难产而死，只留下一片血海与一个睁着黑色大眼珠的女婴。上一回生产也是以死亡告终，只不过死的是婴儿，妈妈则活下来继续煮饭唱歌。这一回，她却一动也不动，血泊浸湿了家人睡觉时盖的层层兽皮，兽皮全数报废。看到爸爸米格尔哭着拿着兽皮磨搓自己的脸，任由鲜血染红脸庞，阿蒂加斯吓坏了。尽管女婴号啕大哭，米格尔却充耳不闻，害得当晚大家都

无法入眠。隔天蒂塔姑姑赶来，检视棚屋一圈：拉罗哈的牛头骨凳不在桌旁的位置，而是被米格尔握在手里。他面朝墙僵直地坐着，阿蒂加斯则坐在背后发硬的兽皮上，怀中抱着扭动的婴儿，灶炕又空又冷。蒂塔姑姑煮了一锅食物，擦掉了墙上的血迹，炸了些煎饼，把作废的兽皮拖出屋外，又清理了衣物。她在四座小山丘之外找到一个年轻奶妈，哺育这个尚未命名的女婴。围在塔夸伦博井边闲话的人都称她“那个娃儿”。

阿蒂加斯很高兴姑姑能留下来陪他们，他的姑姑就像翁布树一样，树干粗壮，沉默地活着。他在姑姑的树荫下栖身，靠着她温暖的树皮歇息。季节遽变，由寒转热，忽而又冷，米格尔渐渐变得心如铁石，硬如烟熏牛肉。有天晚上，严冬的寒风钻入墙缝，屋外的树在澄澈的天空下弯曲摇摆，天上的月亮大得可以从肚脐里吐出小牛，女娃在蒂塔的怀里哭了起来。

“叫她闭嘴，蒂塔。”米格尔说道。

“要怪就怪风，而且她正在长牙。”

“杀死这小贱货好了！”

阿蒂加斯瑟缩在阴影中，他那没有名字的妹妹睁着大眼睛看着父亲。

蒂塔姑姑开口：“米格尔。”

“闭嘴。”

“米格尔，冷静点。”

“我很冷静，我说杀了她。”

蒂塔姑姑瞪着阿蒂加斯，将怀中的女婴抱得更紧，阿蒂加斯则瞪着女婴，女婴也目不转睛地回望。

看着爸爸脸上简直可以把人碎尸万段的表情，阿蒂加斯吓得屁滚尿流。火渐渐熄灭，发出细微的爆裂声，米格尔转身推开门口的皮革门帘，走了出去。阿蒂加斯想象爸爸孤单地站在外头，天上有三三两两的星辰。接着他听到父亲跨上马背，穿越原野而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女婴失踪了。虽然他们一家子都睡在同一张兽皮上，却

没有人发觉她消失了。他们在附近做了地毯式的搜索，但无功而返：没有爬行的痕迹、没有线索、没有婴儿的尸骸。女婴消失一星期后，流传在塔夸伦博的闲言闲语都认为她已经死了。按照虔诚的罗莎太太的说法，她被天使带到天堂去了。但事实上女婴是因为饥饿、遭人遗弃、落入鹰爪而死的。她死时没有名字，无依无靠。面对流言飞语，米格尔不发一语，不置可否，无泪也无笑。

只有蒂塔马不停蹄、锲而不舍地搜寻着女婴的下落。她踏破铁鞋，访遍油绿的原野、低矮的山丘、茂密的树丛、高大多荫的树林，以及通往镇上那片阳光充沛的斜坡、广场、教堂、三口石井和每户人家。

那些零星散落在风景里的棚屋，看起来像开了窗的小方盒，里头的女人总是喋喋不休，此刻却表示爱莫能助。入夜后，她会泡翁布树叶和赛波树叶做的茶，盯着湿热的茶叶形状寻找有关女婴下落的谕示，就算能读出她已死亡的讯息也好，可惜毫无斩获，只好继续搜寻下去。

在几次寻人的过程中，蒂塔把阿蒂加斯带在身边，其中一次经验日后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（多年后，年迈的他扛着来复枪穿越丛林时，也曾自忖：如果没有那一天的经历，或许他只会是在塔夸伦博过着平淡无奇的一生）。那是个礼拜天，一早全家人便到镇上的教堂参加弥撒。阿蒂加斯非常厌恶教堂，因为它会勾起他最后一次看到母亲穿着黑色寿衣，被野花环绕的回忆。神父说得兴致高昂、口沫横飞，但阿蒂加斯的膝盖酸极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姑姑毫无预警，未多做解释便策马往另外一个方向驰去。

阿蒂加斯举目四望，扫视草原、高大的尤加利树和远处的羊群，却不见妹妹的身影。两人沉默地骑马前行，四周洒满炽热的阳光。

一小时后，阿蒂加斯再也坐不住了。“姑姑，”他问，“我们还要找多久？”

蒂塔不答话，也没有放慢速度。她的裙摆摩擦马身，沙沙作响。之所以兜这一圈，也许是因为她想找某种特殊的嫩芽、卷叶或苦涩的根来做草药或膏药。蒂塔时时刻刻都在搜集这些东西，镇上的人都笑她，因为她

为了装从别人地盘上拔来的草，总是把裙子撩到大腿。加德尔家的男孩曾经因此嘲笑阿蒂加斯：“我看你姑姑腿上都是烂泥巴，她疯了吧？整天找死娃娃！”他为此把他们教训了一顿，弄得遍体鳞伤才回家。

蒂塔忽然停了下来，跳下马背，驻足不前。阿蒂加斯也跟着下马。

他们站在一片陌生的草原上，没有牛羊，杳无人迹，更没有女婴从天而降，草原上除了几棵翁布树之外，一无所有。空旷。无边无际。这样的地方，是找不到妹妹的，毕竟女婴是无法在野外生存的呀。就算找到，大概也被撕碎了，和走失的羊一样，只剩下白骨和咬烂的肉。阿蒂加斯坐了下来，望着姑姑的背影，看姑姑漆黑的辫子像条缝线般划过背脊，站得挺直。他等啊等，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阳光炙热，热得他想揍什么东西出气。这草原又秃又蠢，太阳毒辣，姑姑站着，纹丝不动。他忽地跳了起来，说：

“姑姑，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啊？”

“我们在聆听。听鸟。”

听到这奇怪的说法，阿蒂加斯开口想抗议。但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在下一口气还没吸上来，嘴巴还来不及张开前，整个草原的声音突然充盈了他的身体。鸟儿在天际与叶间啁啾，好似在他体内绽裂的骨头中高歌；抑扬顿挫的鸟鸣声在血肉和叶缝中哀鸣、低吟、哭喊，倾吐不可说的秘密，教人难以承受。他不能理解这一切：草原、敞开喉咙喧嚣的小鸟、宽阔的世界。那声音回荡开来，倾泻神秘的旋律，几乎让他失魂落魄。惊慌失措的他想尿尿、哭泣，却无能为力，只好把脸埋进散发馥郁清香的草丛，聆听鸟鸣。

那天他们并没有找到女婴。实际上，新年当天快马加鞭赶到广场报告消息的，既不是蒂塔也不是阿蒂加斯，而是年轻的卡丽塔·罗夫莱斯。阿蒂加斯看见胡桃色的辫子在她身后飞扬，和她的马好像浸过同样的染色剂似的，颜色和光泽如出一辙。她来的时机正好，新世纪刚过了九个小时，广场上的石板在早晨阳光的注视下嘶嘶作响，而打呼的醉汉、年轻的情侣、流浪狗和抱着破吉他的阿蒂加斯（此时他正用吃奶的力气努力制

造非常微渺的吉他声) 三三两两地逗留在这个派对据点。打从午夜十二点就进教堂的罗莎太太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其实她从圣诞节就开始斋戒，乞求上帝别带来不幸（大屠杀、霍乱或丈夫偷情之类）。尽管如此，大家从来不把她的认真当一回事。自从三年前她儿子加入阿帕里西奥·萨拉维亚率领的反叛军一去无返之后，她便不停地斋戒祷告。丈夫找不到她时，只要骑马到教堂，一把将跪着的妻子抓回家做饭即可。人们都称赞她丈夫忍功了得，不过，让他戴绿帽的是上帝，也只能算他倒霉！

“我发现奇迹了！”卡丽塔喊道，“赛波树上出现了婴儿！”

瞬间，阿蒂加斯停止拨弦，情侣停止接吻，连坐在长椅上的店老板阿方索都醉醺醺地抬起头。

“你确定吗？”

“当然确定。”

“咱们瞧瞧去。”

出发前，他们先进礼拜堂通知罗莎太太。彩绘玻璃的柔光越过头顶，轻轻掠过长椅，踱过长长的走道，映在罗莎太太虔诚的背上。卡丽塔沾了圣水，草草画了个十字。为了美丽的卡丽塔，阿蒂加斯也赶紧依样画葫芦。

“罗莎太太，”卡丽塔低声说，“奇迹发生了，赛波树上有个婴儿！”

罗莎太太的目光从念珠上抬起。“婴儿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噢，”她蹙眉道，“天赐之福啊。”

他们策马沿着泥土路，往塔夸伦博的东面直奔。阿蒂加斯也跨上热乎乎的马背，虽然彻夜未眠导致的强烈疲倦已经袭来，但是他不想休息，只想骑到镇的边境、骑到天涯海角。新世纪到了，他可以无止境地骑下去，而这个婴儿可能是……不，不会的，不可能……但如果真的是……鲜明的色彩在他四周环绕：夏季草原的绿与金黄、早晨天空的湛蓝，还有深棕色的小棚屋，越来越多人从小棚屋里出来，加入他们的行列。扎头巾的女人从门帘后探头出来打听消息，匆匆出门时灶里的余烬还闪着火光，那

些在太阳底下喝马黛茶的男人们也纷纷替马松绑，把孩子往马鞍上一揽便出发了。

人群一下子就暴增两倍，接着四倍，和那些席卷各村庄的军队一样迅速增长。当他们抵达时，已经日正当中，太阳开始准备下山。那树亭亭如盖，覆着东边那口井，而在离地三十米的树顶上，坐着一个抓着细枝的小女孩。

她还不满一岁，肤色比巧克力淡两个色阶，高高的颧骨，披着乱发，眼睛像生日蛋糕一样又圆又湿。她看起来毫无惧色，也没有想从树上下来的意思。

阿蒂加斯把头仰得老高，殷切企盼能引起她的注意。“看我一眼吧。”

“她是巫婆！”有个女人说道。

“巫婆送我们一个小女巫！”

“别闹了，”罗莎太太怒道，“她是来保佑塔夸伦博的天使。”

“怎么保佑？下场婴儿便便雨吗？”

“她才不是天使，不过是个小娃儿。”

“而且脏兮兮的。”

“说不定她是加里巴尔迪家的小孩，他们整天爬树。”

“只有加里巴尔迪家的小男孩才爬树啦。”

“而且只爬翁布树。”

“没错，有谁爬得上这棵树呢？”

五十个塔夸伦博的村民仰头望着小女孩。这棵树看起来大得出奇，如果是枝丫低矮、容易攀爬的翁布树，那就不算奇迹或神话，自然也不会被传颂九十年之久，但是这棵树据说是塔夸伦博最高的赛波树，最低的枝丫离地面至少也有几米高，很难想象有哪个成人可以摇摇晃晃地抱着婴儿爬上树，更别说是婴儿自己爬上去。

“很好，罗莎太太，你要的奇迹出现了。”

“这是我们的奇迹。”